

中外文學



懷舊與創新： 中外文學慶祝二十週年專輯

- ▶ 廖咸浩 不流俗的堅持
- ▶ 顏元叔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
- ▶ 胡耀恆 中外編讀二十年
- ▶ 簡政珍 審訊
- ▶ 羅哲成 雨霖鈴東路
- ▶ 劉克襄 農曆五月五日
- ▶ 陳 黎 在懸掛的花園
- ▶ 許悔之 闖淺的鯨魚
- ▶ 林耀德 巨蛋商業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 ▶ 孫康宜 《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錢南秀譯)
- ▶ 張靜二 蘇軾的養氣說
- ▶ Krieger 美國文學理論的建制化(單德興譯)
- ▶ 胡幼峰 錢謙益的「弇州晚年定論」說質疑
- ▶ 胡功澤 評介卡氏(J. C. Catford)之翻譯理論

中外文學月刊

第一一十二卷
第一期
總第二四一號

發行人
編輯顧問

顏元叔 王靖獻 朱立民 余光中 高友工 夏志清 葉維廉 齊邦媛 李歐梵

王夢鷗 朱炎 姚一葦 胡耀恒 袁鶴翔 葉慶炳 劉紹銘 羅錦堂

社長 宋美瑋
總編輯 廖成浩
執行編輯 易鵬
業務經理 朱偉誠
業務助理 彭碧卿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業務部) 三六〇三三—
三六八

印刷者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五巷五號
田園書屋
港澳零售
總經理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零售每册新台幣八〇元

訂閱
全年新台幣 八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 一六〇〇元
郵政劃撥(〇二六五—) 中外文學月刊社

國外

平郵
港澳地區美金 46元
其他地區美金 53元
航空
港澳地區美金 59元
亞大洋洲美金 65元
歐美非洲美金 71元

請寄滙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三二號

新開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誌字第壹零伍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中外文學 目錄

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

封面設計

王清祿

懷舊與創新：

中外文學慶祝二十週年專輯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爲《中外文學》二十周年而寫

中外編讀二十年

春訊

雨霖鈴東路

農曆五月五日

在懸掛的花園

擱淺的鯨魚

4

不流俗的堅持

5

廖咸浩

7

顏元叔

12

胡耀恒

15

簡政珍

18

羅智成

21

劉克襄

22

陳黎

24

許悔之

巨蛋商業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26

林耀德

外國作家與作品譯介

終極疑問 32

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 著
威今譯

文學論評

《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 49

孫康宜著
錢南秀譯

蘇轍的養氣說 87

張靜仁

錢謙益的「弇州晚年定論」說質疑 116

胡幼峰

美國文學理論的建制化 132

柯里格原著
(Murray Krieger)
單德興譯

評介卡氏 (J. C. Carford) 之翻譯理論 153

胡功澤

編者小啓

本期是第二十一卷的第一期。爲慶祝二十週年紀念，本刊特別製作「懷舊與創新」專輯。一方面邀請到創辦本刊的前輩顏元叔教授，胡耀恒教授，以及現任總編輯廖咸浩教授，撰寫對本刊成長過程的回顧與未來發展的期待。另一方面，本刊也邀請到在中外成長，最具有代表性的中青代作者，提供最新的作品，作爲慶祝中外文學的這個歷史性時刻的獻禮。

不流俗的堅持

廖咸浩

中外文學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在臺大外文系朱立民、顏元叔、胡耀恒三位前輩教授手中創刊的時候，我還在唸高中。那時候的我是個典型的文藝青年，不但對文哲藝術若癡若狂，心中更已然許下心願，必考進臺大外文系這塊文學聖地而後已。因此，中外的創刊，對我和我的文學同儕而言，都是件劃時代的大事。這不只是另一個文學刊物的誕生，而是「臺大外文系」的另一個文學刊物的誕生。她的意義也不只是廣續《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的香烟，而且還隱隱指向一片新土。果然，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中外文學就因為她對實驗創新的鼓勵，對文壇新人的提攜，對尖端思潮的引介，以及對學術品質的要求，而儼然成了文學族羣心目中圖騰般的存在。

去年年底我應邀接掌中外編務，同時也略為訝異的獲知，中外將於今年五月號出刊後發行屆滿二十週年。回顧這段漫長但又似乎彈指即逝的二十年時間，不但當年一心嚮往臺大外文系與中外文學的高中生，已經變成了臺大外文系的教師及中外文學總編輯，中外文學也間接或直接因為周遭世界的變動而歷經興衰起伏。但雖然如此，中外對我們社會的灌溉與給養工作部不曾一日中斷；除了帶動每一次重要的文學風潮，培育了無數創作與學術人才之外，在相當一段時間之內，她還填補了文化性雜誌的真空，維繫了臺灣在文化全面發展上的生機。

中外文學能夠歷二十年而屹立不搖，除了本身風格上的特殊定位之外，當初體制的建立，以及歷任系主任與總編輯的愛心與執着，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今天我們站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上回顧，不能不向這些對中外的成長曾經悉心奉獻的前輩，表示至高的敬意。

在下一個二十年裡，中外的方向將會有守有變。基本上，我們仍將維持一貫的宗旨，也就是，一方面鼓勵實驗創新，提攜文壇新人，另一方面引介尖端思潮，提升學術品質。但另外，我們也意識到文學與文化的不可分割。因此，探討文學的文化意義，實踐文學的文化使命，也將成為中外的關懷重點。

但無論如何，親近大眾而不隨流俗，仍將是中外的堅持。中外不是學報，因此，創作一向也是中外的核心內容，而論文則儘量避免八股與高蹈。但中外也不是通俗刊物，因此，創作上不鼓勵討巧，而以境界開拓為重；學術上也不追逐時尚，而以深刻有物為宗。總之，中外會因時代與社會的需要，而在內容與形式上有所調整與更新。但在精神上，中外文學將永遠是「守中納外，學創並重，愛眾親仁」的中外文學。

在近年來千紅萬紫又不免有些光怪陸離的文學及文化界，中外似乎因為她的堅持而顯得有點落寞。但是，在她踏入二十一歲的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將為時做必要的調適，重新出發。但這並不意味着降格以求。我們只是設法讓高標準的堅持，能避開與世隔絕或槁木死灰的陷阱，繼續馳走於精緻文化與品質生活的通衢。我們向來不期待有大量讀者，但是，讓心中有渴望，有夢想的讀者獲得滿足，則是中外文學一貫努力的方向。

一切從反西方開始

顏元叔

——為《中外文學》二十周年而寫

六四之後不久，一位長居美國的臺大外文系老同事回來；我與他二十年未見，一見就吵。他說我們讀文學的人，就是要尊重個人，人性，自由，民主。我嗤之以鼻。我說在近代史的國際環境中，我們中國人要尊重的是人群，集體，與國家；人性善惡難斷，集體之自由應先於個人之自由，國家之強大遠較民主為重要。我的論調如今寫在這裏，我想不會獲得多少人的支持，尤其是搞文學的。因為經過近百年的西風醞陶，我們太習慣於尊重所謂的「人」或「個人」，所謂「人性」，所謂「民主」，所謂「自由」等日夜掛在我們嘴邊的名詞。究竟這些名詞，我們賦給了什麼內涵？什麼界說？大抵而言，脫離不了我們所讀過的西方文學，評論，乃至哲理方面的書籍。換言之，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是由西方文學文化潛移默化塑造成型的。這些觀念之好好壞壞，另作別論；我只強調，它們是很西方的。我們也不能說西方的這些價值與中國的價值，就迥然不同；同異之程度，也當另作別論。更重要的是，這些價值觀是否適合中國歷史現階段的需要，問題太大，此處存而不論。我還是一只強調：我們這些人腦子裝的這些價值觀，源於西方，師法於西方。簡單地說，我們認同西方價值觀，降

服於西方價值觀。

我們認同西方價值觀，被西方價值所征服，都直接間接與鴉片戰爭有關，與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切中外不平等關係有關，是一個歷史因果。我們這一群人到如今還是處於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被征服者的地位上；西方人繼承着勝利的地位，我們繼承着失敗的地位。可以這麼說，西方打敗中國，中國向西方降服；降服的中國人之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國知識分子，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自願或不自覺地作為西方殖民中國、征服中國的代理人：西方人自己曾經殖了中國人之地，西化中國知識分子幫他們殖了中國人之心！

信仰西方各種文化價值的中國人，在信仰上既已認同西方，在價值上既已認同西方，他就很難痛恨鴉片戰爭或八國聯軍，憤然與西方牛角對牛角，從批評、反對、到殊死鬥爭。成天讀荷馬，讀莎士比亞，讀「艾略特」，讀西方文學文化的人，讀來讀去，會不自覺地墜落到他們的字裏行間，言必稱「哈姆雷特」，行必經「荒原」，話必須「解構」，滿紙都是「滴滴達」。於是，這些人的意識成了 *pachinco* 鋼珠，依沿着西方人所設定的鋼針路線，彈彈跳跳，好像很自由，很自主，其實是宿命地落入到西方人預設的小洞裏中去。他們的殘酷軌跡迫使我們這麼走；走慣了，我們也自願這麼走——像牛走上屠宰場之路——而且覺得是唯一可走之路，甚至以為是康莊大道。

打開任何一本英美文學作品或評論，只要我們稍稍轉移認同西方的視角，使會發現幾乎每一句話，每一段話，是如此浸淫着西方價值觀點（這當然是應該的，這原本是他們的書，他們的文學文化結晶），以致你——作為一個中國意識——幾乎要為每一句陳述跟寫書人爭吵！基督教，中產意識，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此四端是構成西方主流意識的四要素——更重要的是：西方利用這四把刀處處傷害別人，處處圖利自己，不折不扣地作為西方帝國主義之征服工具。西方人當然有權利去信自己之所信，衛自己之所衛，堅振自己要堅振的傳統。問題出在我們身上：我們為什麼要信他們之所信？衛他們之所衛？如今，他們寫什麼，我們讀什麼；他們怎麼說，我們怎麼聽；他們指點什麼，我們沿着他們的指頭眺望。他們叫我們看不起東方，我們就看不起東方；他

們叫我們鄙夷中國，我們就鄙夷中國！他們罵大陸，我們跟着罵！

回到文學裏，舉個例子：繼承都鐸王朝御用史觀的西方衛道之士說，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從頭到尾充滿着 God's providence。甚至說，亨利第五在 Agincourt 打敗法國人，也是 God's providence——我們像鸚鵡般覆述着。（其實，法軍之敗敗在交戰前夕下了一大雨，Agincourt 的田野一片泥濘，法軍重裝甲騎兵陷於爛泥中，或難以動彈，或倒地不起。亨利五世的英軍是 Yeomen，輕裝徒步，開揭法軍頭盔，一一割斷其喉。這是史實。莎士比亞不這麼寫：他扭曲史實，而把法軍之敗歸因於「驕兵」；相對的，他把英軍寫成「哀兵」；結果，驕兵必敗，哀兵必勝；讓英法雙方打了一場「道德戰」。）但是，不拘史實如何，不拘莎劇如何虛構，反正上帝他老人家未曾舉一指而參戰，未曾在莎劇中顯過靈，莎劇情節的動力全是人之動力，乃至物質的動力，沒有半絲神力。那麼，西方迷信基督的衛道文評家，睜開雙眼說什麼瞎話，硬說亨利五世之勝乃是上帝之意旨？他們說瞎話讓他們去說算了，我們何必跟着說瞎話？（有人不說瞎話，也以尊敬的態度保持沉默，獻上默認！）這一個例子足以顯示，我們是如何被西方征服了，殖民了，我們是如何盲從着西方。擴大而言，在一切的一切上，我們是不是同樣盲從西方？為西方利益服務？盲目地維護並壯大西方的聲勢？說真的，如今我們這一群搞西方文化的學界人士（包括搞文學的和搞其他各學科的），真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中國所剩留的餘孽！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唯一的大課題，可用革命志士一句口號概括：「振興中華」。但是，認同西方，跟隨西方，以西方為師，絕對振興不了自己的國族。因為，你既然向西方學習，你是學生，西方是老師；老師總是在上，學生在下。且看印度吧，且看菲律賓吧，且看馬來西亞吧，且看南韓吧，（臺灣不用說了！）曾經在西方的榜下，時至今日，哪一個走出了西方陰影！（而非反諷的是；只要這些國家內有任何一絲新生氣息，任何一股自立自強的清流，它們都來自該國的反西方力量，如南韓的學生運動，馬來西亞的馬哈迪，乃至新加坡的李光耀。）所以，要「振興中華」，或振興任何邦國，在戰略上，必須走反西方的路！

振興之力不能求諸於原是「反振興」的帝國殖民勢力，正如同烟強筋健骨不能吃鴉片為滋補。振興之力必須汲自不同於西方的源頭，甚至反西方的源頭。今日中國大陸振興中華之力量有二：其一，共產主義；其二，中國農民。共產主義是反西方傳統的產物，歷史為證。中國農民之為中國本土力量，不說自明。是毛澤東（毛之拒絕留學外國似也有象徵與實質的含義）糾合了這兩股自外於西方的力量，才得塑造一個不追隨在西方足跡裏的中國，中國才能獨立自主，才能自強振興，才培育成現今這股能耐，有成為明日世界超強之可能。從大陸中國的現實例子可以看出，必須反西方才能與西方並肩，必須反西方才能超越西方。

在這種認知之下，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即是說，我們這些搞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化的人，我們若自甘為帝國主義殖民勢力的餘孽，我們固然可以照舊欣欣然反獨著西方人士嚼剩的乾草，興奮自足地在西方學者所編的網絡中爬行跳躍。但是，假使我們不甘於以累積多少西方見解為論文腳註而自詡，不甘於總是引用西方學者為自己嘵嘵之論據，假使要憑自己的真知灼見說幾句不一樣的話，假使求政治之獨立，求泛政治之獨立，求文化之獨立，那麼，我們必須以反西方為大前提，以批評西方為小前提，努力建立一個獨立的文學文化的中國，這才可以匹配得上「振興中華」的大企圖，才能搶上「振興中華」的歷史大潮流。

中國必須向西方做一次泛政治革命，對西方泛政治作一場「文化大革命」！對西方文化作一次紅衛兵式的「造反有理」！可是，今日臺灣的文化中堅全是西化的紳士淑女，而紳士淑女不是革命的料子——紳士淑女最適合做「租界」或「新界」的順民。她們與他們在西方學術會議上鞠躬如也，Ladies 來 Gentlemen 去，終於以紳士淑女的身份老死在西方文化殿堂的屋簷下。更可悲的是：西方「大師」們只會說，這裏那裏死掉了幾個幾十個幾百個原籍中國的「好學生」，把他們掩埋在西方墓園之外的華人亂葬崗吧。為什麼臺灣搞西方文學文化四十年於茲，為什麼香港人搞西方文化搞了百多年，請問，有沒有出現半個讓西方側目的學者？為什麼四十年來的臺灣，百餘年來的香港在西方學術界沒有掀起一波漣漪？無他，因為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做西方的小學生，中學生，白髮蒼蒼的老學生。學生的學校作業從來沒有變成傳世之作的吧！文學文化本是泛政治的

。政治上，西方征服了你，而你也自願做被征服者（殖民地的順民是日子好過的宮娥與閹人），那麼，你拿什麼東西做舉手攘臂之突破偉力，向別人爭取平等乃至出人頭地？！

四十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稱：「中國人站起來了！」這話標示着舊歷史的終結，新歷史的開始。讓我們體認這一句斷言與預言的歷史根源之深沉，民族渴求之迫切，國家目標之偉大！這不僅是一位中共領袖的呼吁，這是全中國人之呼吁，這是兩百年來中國人的吶喊，全中國人的吶喊！讓我們這一撮安適於西方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黃色餘孽，也不宜太遲地摘掉餘孽的帽子，還來得及地跳回到參加「振興中華」的行列中去吧！否則，我們只有持續地擱淺在歷史長河的沙渚上，既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中國人，只是中西苟且的怪胎，餘孽！

中外編讀二十年

胡耀恒

民國六十二年二、三月間，有一天文學院院長朱立民先生邀請了幾位外文系同事在他家吃飯，飯前偶然談到《純文學月刊》宣佈休刊的啓事，大家回顧五四運動以來雜誌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慨嘆外文系夏濟安教授所主編的《文學雜誌》對臺灣文壇的貢獻，可是早以人亡政息，假如繼之而起的《純文學月刊》也變成不定期出版，臺灣的文運國運堪虞。我們就這樣邊吃邊談，最後同意去洽商接辦《純文學月刊》，那時顏元叔先生擔任外文系主任，以他一貫劍及履及的作風，第二天清晨就約至純文學的主編劉守宜先生面談，劉先生曾是《文學雜誌》的發行人，也是夏濟安先生的老友，和我們非常熟悉，他當時就答應轉告純文學的老板，不料幾天以後，老板竟然提出頂讓費的要求，我們感到受了委屈，於是決定另起爐灶，

《中外文學》的刊名是顏元叔先生選定的，意在顯示刊物內容是兼容並蓄，同時也是希望中外文系共同攜手。後來中文系的葉慶炳教授多年來一直義務為雜誌審查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吳宏一教授擔任中外的總編輯，以及林文月教授的《源氏物語》在中外連載等等一連串的合作，都可視為這份希望的實踐。唯一遺憾的是，當時我們寄望兩系的同學，能像我們當年一樣，熱心老師們的名山事業，可是最近外文系同學會的問卷調

查顯示，同學們知道學會辦過舞會的有百分之二十，知道系方有編印這麼一份刊物的還不及百分之五。時代真的是變了。

中外文學創刊時，發行人是朱立民院長，社長是顏元叔系主任，主編最初兩年是我，當時是客座副教授。創刊期的封面是一幀南瓜的照片，原意在象徵豐收，南瓜恰恰是三個，有人就說它是我們三個傻瓜的象徵。傻子未必，傻勁倒有，我們爲了一份理想耕耘，曾經也獲得寧落掌聲，而且經過試誤改進，很多作法逐漸形成制度，至今幾成傳統。

在法律上，發行人爲雜誌負全部責任。二十年前還是戒嚴時期，也沒人夸談價值多元化，因而發行人的責任可大可小，可輕可重。比如說王文興先生的八家變，就曾引起黨政單位的高度關注，又比如我寫過一篇社評，呼籲八開放三十年代文學，我旋即應邀赴澳洲教書，居然傳言我是「畏罪遣逃」。雖然如此，在院長兼爲發行人的安排下，中外編務非常順利，在另一方面，朱先生從未利用他的職權干涉編務，就這樣，中外總編輯每一兩年就會更換，但每一位一旦手將兵符，就可獨當一面。

在法律上，雜誌的社長可有可無，如果有的話，習慣上則是負責行政與庶務。顏先生既是系主任，兼任此職，雜誌的經費，人事，辦公處所等等問題，就全都靠他張羅。中外文學一向由秀才主持，經營方式嫩澀視聽，不會促銷，不會招攬廣告，不會甚至不屑爭取津貼以致長期入不敷出。它的最大挹注來自顏先生當時不太合法的安排，那就是由外文系辦補習班賺錢養活雜誌。顏先生早就是陽春教授了，補習班也變成合法的進修班，但它的利潤仍是中外文學的主要滋養。中外的同仁「共體時艱」向例不支領酬勞，我任總編輯時喜歡請作者喝咖啡，不必要貼上幾文。

中外初期擬定的內容重點有三個。第一是鼓勵文學創作，幫助新興作家生長，這重點又要回溯到公文學雜誌，它在出版初期刊載了很多新人的小說，水準之高，令人刮目。個中原因主要在總編輯夏先生的批評指導，以及劉守宜先生的修改潤飾，有時一稿數易，劉先生都以長者之情，不厭其煩。

我忝任主編時想師法夏老師，於是懇求劉先生重織嫁衣，記得第一篇是李昂的小說，但劉先生那時忙於家計，餘暇不多，我自己又時間，能力有限，除了少數幾位我曾經面提議之外，其他的只好保持作品原來面目。至於像王文興先生的傑作《家變》，三校都由他親自處理，我連標點符號都不敢更動。一般來說，中外文學的小說創作只好拱手讓《文學雜誌》專美於前，後來《聯合文學》創立，中外文學的小說來源就變得更形枯竭了，新詩方面，在我主編時，一直由顏元叔先生審稿，那時的副刊拒絕新詩，中外便成為難得的園地，後來名詩人楊牧回國客座而主編中外時，曾舉辦新詩有獎徵稿，一時蔚為高潮。

中外文學另外的幾個重點是批評理論，文學論文，以及外國文學譯介。中外的編輯群長於此道，本人動筆之外，也能吸引到優異的撰稿人。據中外文學的索引統計，前十四卷一六八期全部論著，共有一，一二八篇，作者遍及全球，理論涵蓋古今。近十年來，解構批評，現象學及女性主義等等理論崛起，在歐美此起彼落，各領風騷，一般人初則深感困惑，繼至十分反感，我不必諱言，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掌握世界文壇的脈動，本來就是中外自期的目標，何況中外近期的主編們都是這方面的高手，自援邀約與譯介登的文章難免較前增加。如果我們對這些潮流還知道一鱗半爪，或得感謝他們，如果臺灣還能夠側身世界的文藝思潮界，我們得慶幸有中外文學這泓活水。

正因為論文質精量多，而且不避艱辟，中外常被定位為「學院派」的刊物，這是諷評，也是讚美。中外文學是學院人編給讀書人看的。惟其是學院派，中外論文講究旁徵博引，我每次翻至後面的附注，總是愛慕感嘆交集，像老子，感到知也無涯，此生殆矣；又像牛頓，欣喜於在知識的海灘，我又撿拾到幾片石塊。在最好的情形下，中外的作者，讀者和批評家會達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記得一卷十期楊牧先生發表了《驚識杜秋娘》，兩期後他主動提供了周策縱先生的批駁給雜誌發表，一位年輕的助教讀後慨然說道：「今天才知道天下還有讀書之人」，這位助教就是現在中外的社長，外文系主任宋美璋教授。薪未盡，火已傳，從編者到讀者，我為中外盡了一些棉薄但得到更多的回饋謹祝二十歲的中外文學生日快樂，長命百歲。

春 訊

簡
政
珍

當園裡的鳥聲

變調的時候

桂花在錯亂的時序中

吐出香味

人們說：這是春——

一個衆聲交響的季節

我們如何以啞啞

製造一些標記，讓沉默

不被黑夜帶走？

當我們把影子交給晨光

是爲了換取一些

沾滿油垢的露珠？

在風中，我們聽到

沙漠在四周喘氣

傍依大河的黃土

在高原上聆聽

歷史的呼吸

文明在林木中燃燒一把火

火把傳遞的是燃燒

餘燼爲荒原留一點炊煙

我們在乾裂的土地上播種

當朝露來臨

當露珠包藏海水鹽濕的

湧動，如春訊

如暗流

拍打已無陵角的海岸

一條條曝曬在海灘的魚

正期待

久無音訊的老鷹的

一場密約

而事件總在進行